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虎啸金陵

怪 侠 系 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莠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杀贼惹祸	(1)
第 二 章	车行伙计	(20)
第 三 章	摄魂骷髅	(47)
第 四 章	深藏不露	(69)
第 五 章	圆球怪影	(88)
第 六 章	同流合污	(113)
第 七 章	戏弄道士	(129)
第 八 章	月华仙子	(149)
第 九 章	扮猪吃虎	(162)
第 十 章	调查专家	(187)
第 十 一 章	激烈搏杀	(206)
第 十 二 章	冷面刀客	(229)
第 十 三 章	嫖客救人	(248)
第 十 四 章	待鸟进网	(272)
第 十 五 章	夜伏袭击	(300)
第 十 六 章	钓翁会客	(316)

第一章 杀贼惹祸

前面江流一分为二，出现一座大洲。

左岸，是大名鼎鼎的采石矶。上游的这座大洲，也颇有名气，叫老洲。

这一段江面，上下一连串共有九座洲，老洲是最大的。目下洲的面积，有八十里，可见其大。

洲上生长着不少树林，芦苇茂密，是水禽栖息最多的一座洲，偶尔可发现美丽华贵的天鹅在洲上栖息。

这里，有干水上买卖的水贼藏匿，活动的股数甚多。太平府的巡捕，偶尔也带一些丁勇乘船前来缉拿奸宄水贼。

船在洲东泊岸，水贼们已经乘船往西岸躲，等巡捕走了再回来。

双桅快船逆水上航，航线时左时右抢风，速度甚快，从吃水程度估计，船上没载着货物。

载的人还真不少，本来就是私有的自用快船，船舱比一般客货船华丽得多，速度也快了许多。

中舱有八个人，有六个人佩了刀剑。

大江的水贼出没无常，除了渔舟之外，其他船只多少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卫能力，有些船只甚至备有弓箭。水上交战，弓箭为先。

“后面那艘快船，肯定是冲着咱们的。”倚窗而坐，那位留大

八字胡、鹰目炯炯佩了剑的中年人，向下游的一艘单帆小快船指指点点，“舱内最少也藏有十个人，操舟的家伙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路数。奇怪，怎么从来没见过这种可疑船只？好陌生！今晚，可能有麻烦。”

单桅快船的速度，比双桅快船要快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帆大船小，逆水行驶的破浪形象，行家一看便知操舟的人非常了不起。操帆控舵灵活熟练，逆水一个时辰，行驶三十里毫无困难。

而双桅快船，一个时辰行驶二十里已经不错了。

亦步亦趋，衔尾紧扣，跟踪的迹象昭然若揭。

已经是未牌正末左右，整整跟了两个时辰了。

“唔，确是冲着咱们来的！”另一个手长脚长，佩了分水刀的三角眼中年人眉心紧锁，“这种船只很多，不靠近很难分辨船籍在何处。这段江面的朋友我都熟悉，似乎从来没见过这些人。但不知是何来路，冲咱们而来又为了什么？好汉们该知道咱们这种空船，没有油水可捞呀！”

“不能等他们晚上坏事。”第三个长了一双金鱼眼，又厚又大的一张鲶鱼嘴中年人，金鱼眼一翻，“可别惊扰了东主，大意不得。”

“你的意思……”留大八字胡的人问。

“发现征兆，必须及早消除祸患。”金鱼眼再翻，凶光乍现。

“这……”

“给他们机会。”

“但……如果弄错了……”

“不会错的，钱老哥。”金鱼眼的凶光更炽，“一定是冲咱们来的，早些打发了断是上策。夜间航行被他们撞上，咱们受得了，东主受得了吗？万一有了三长两短，咱们担当不起，老哥。”

“好！早些了断。”留八字胡的中年人意动：“郑兄，知会外面的罗兄弟，驶到洲上去。我不希望东主受惊，到洲上解决。”

“好的。”三角眼中年人应诺，出舱而去。

风帆徐转，船冲向洲岸。

后面的单桅船远在里外，也随着转帆紧盯不放。

船直接冲上滩岸，小快船随即凶猛地傍着大船左侧冲到，也半搁上浅滩，人也飞跃登岸。

四月杪，春汛期水线甚高，这一段滩岸没生长青纱帐似的芦苇，而是一片绿草如茵的坡度不大的滩岸。大船在这里抢滩，已表明要在这里解决。

一声狂笑，大快船的舱面，站着十二个男女，在狂笑声中跳上滩岸。

小快船也有十个人，八男二女，穿一色青短打，男的精壮健伟，女的刚健婀娜，年约三十上下，相当出色。

所佩的刀剑装饰相当华丽，但绝不是作为观赏用的饰刀饰剑，唬人玩意。

“咦！”最先跃登滩岸，那特别雄壮、鹰目冷电四射的壮年人，看到大船上出现的人，脱口发出惊讶的叫号：“这些混蛋怎么真在船上？”

显然他认识这些人，或者认识其中一部分人。

他向同伴打出手势，不是江湖朋友通常使用的手势，而是只有自己人才能够了解的手势。

大船下来的人，以留大八字胡的钱兄为首，十二个男女雁翅排开列阵，气势慑人。

“他娘的！真冲着咱们来的！”钱兄挪了挪佩剑，傲然瞥了对面的十男女一眼，嗓门特大，“一群杂碎，却也人模人样。干什么的？说！”

壮年人鹰目的光芒不时变幻，脸色也阴晴不定。

“混蛋！你是什么东西？”壮年人的话更霸道更神气，“这艘船行动可疑，是你们劫持了这艘船。没错，劫持。”

“去你娘的！关你什么事？”

“你他娘的一辈子吃玩拉撒，都与在下有关。”

双方嘴上都不饶人，看谁骂得顺口。

口气不对，钱兄眼中有疑云。

“阁下在这条江上活动，似乎不认识在下是谁。”钱兄不再谩骂，眼中涌起杀机，“那表示你们来历不明，在这条江上白混了。”

“在下该认识你吗？”壮年人冷冷一笑。

“在这条江上混的朋友，如果不认识大江三龙三蛟，是混不了几天的。我闹海蛟钱四海排名第二。阁下，亮名号，跟在钱某船后有何阴谋，何不让在下见识见识？”

“原来你就是什么闹海蛟，闹到江上来的泥鳅。”壮年人故意装出恍然与不屑的神情，猛地拔剑嗓门增大了一倍，“他娘的妙哉！在下要看看你是泥鳅还是蛟？”

不由对方再发话，剑动风雷发，火杂杂人剑俱进，狂野地扑上了。招发长虹发天，锋类幻化为一道激光，真有惊天的声势。

闹海蛟冷哼一声，以令人目眩的奇速拔剑，信手疾挥，迎着射来的激光硬封硬接。

“铮铮铮”三声暴震，火星飞溅，蓦地飞出一道虹影，人影急速闪动，飞起了一串血珠。

人影骤分，剑气乍敛。

壮年人斜飘丈外，右胯血染裤管。

闹海蛟也掠出八尺，稳下马步嘿嘿阴笑。

闹海蛟身后，踱出一个青衣布裙，简单朴素，面庞极为亮丽出色的年轻女郎，年岁似乎不大。青帕裹住黑亮润泽的青丝，一看便知是没开脸的青春少女。佩的剑古色斑斓，与壮年人八男女的华丽剑势完全不同。

“像这种只配称二流人物，也在龙腾虎跃的大江上做强盗。

混不了几天，会把命混掉的。”少女明亮的眼中，有傲世的神色流露，说的话也老气横秋，极为引人反感：“你们如果交代不清，我们要把你们送到对岸的太平府城法办。如果你们不肯束手就擒，可以拔兵刃反抗，生死各听天命。”

闪出一个中年女人，把壮年人扶回。另一位留了鼠须的大汉，拔出狭锋单刀向少女缓缓接近。

“女人，你也够狂了。”大汉凶狠地说：“我断魂刀客杨彪只配称三流人物，在天下各地混了二十年，混到今天命还没混掉，今天如果过不了你这一关，算我命该如此吧！小女人，你是一流高手，大概足以将我这三流高手……”

“足以对付你这个三流高手就是啦！”少女笑吟吟地抢着说：“我也不知道是否配称一流高手，只是在剑上自问曾经下过苦功，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而已。也的确曾击败过好几位高手名宿，你上吧！”

纤手徐徐拔出佩剑，晶光映日芒影闪烁，是一把吹毛可断的宝剑级利器，打磨得亮晶晶锋利无比。

“秋水神剑！”大汉脱口惊呼，脸色一变，“九华剑园三大名剑之一，你是……”

“剑园主人世权公是我爹。”

“绝剑狂客吴世权是你爹？”断魂刀客气沮，持刀的手呈现不稳定状态。

心怯的人，胜算无望。

早年天下七大名剑客之一的绝剑狂客吴世权，虽在十余年前已退出江湖，但人的名、树的影，威名仍在。

就有人不为过气的剑客威名所镇，大踏步走出来一个中年人，冷哼一声将断魂刀客拉向身后，拔剑取代了断魂刀客的位置。

“抬出老抬牌唬人，是无法替代吴家争光的，小女人。”中年

人冷冷地说：“我姓沈，沈豪，也下了几年的苦功练剑，运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听说剑园绝学傲视武林，你爹名列剑道宗师级人物，号称绝剑，的确吓坏了不少人。沈某不自甘菲薄，倒要看看什么叫绝剑。”

一拉马步，剑举时龙吟隐隐，剑气阵阵涌发，空气激荡犹如寒涛骤发。

一声轻笑，吴姑娘的剑幻化为电虹，进招的速度无与伦比，剑光一动便已破空切入。

眼睛可以看到速度非常快的激光，但身躯的活动却跟不上视觉反应，闪动也就出现了力不从心，甚至震惊迟钝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眼睁睁等死的绝境。

沈豪就陷入了这种绝境中。

他想举剑封架已力不从心，吴姑娘的剑光无畏地从他的剑侧贯入，仅他的头部本能地眨眼侧晃，身躯却来不及移动。

右胸一震，锋尖入胸三寸。

“呃！”

沈豪闷垢叫，飞退丈外，马步一乱，剑失手坠地，晃了两晃向前一栽，蜷缩着挣扎发出痛苦的垂死呻吟。

一照面一剑毙命。简单明了。

断魂刀客大吃一惊，奔上抢救。

吴姑娘冷冷一笑，收剑后退。

抢出另一名大汉，瞥了沈豪的创口一眼。

“沈兄……”断魂刀客狂叫，急急撒衣取药裹伤。

“他没救了。”大汉咬牙说：“气已经从创口灌入胸腔，创口太深太大了！”

钢牙一挫，大汉拔出腰间的铁笛。

“九花剑园园主绝剑狂客，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后人必定心性更毒，变本加厉继承狂人的血脉。”大汉厉声说：“吴

姑娘，你这一剑够毒够狠，出手便置人于死地，比你爹更狂更毒。这笔账，会有人向剑园讨取，但愿剑园付得起，你已经替剑园敲起了丧钟。当然，这是以后的事。现在，我要领教一下你的绝剑。”

闹海蛟抢出，剑挡在吴姑娘身前。

“不要说这种威胁的话，阁下。”闹海蛟沉声说：“刀剑无眼，交手各听天命。那位沈老兄是在公平格斗下送命的，怨不了人。你……”

“是吗？”大汉截住对方的话，“双方并非生死对头，一照面便下毒手杀人，你还有道理？”

“你们是水贼……”

“放你娘的狗屁！”大汉大骂：“瞎了你的狗眼，你娘才是水贼，你的祖先才是水贼……”

上面草场边缘，出现了三个穿着长衫的佩剑人。

“闹海蛟，你本来就与水贼有往来，却指责这十人男女是水贼，你这祸闯大了。”中间那中年青衫客说：“这十个家伙固然不是好东西，但绝不是水贼。”

三个青衫客并不接近，远在三十步外并肩屹立袖手旁观。

“咦！四海功曹柏老兄。”闹海蛟脸色一变，“你……你认识他们？”

“认识。”四海功曹点头。

“他们是……”

“南京总理行辕的巡缉营力士。”

闹海蛟十二个男女，全大吃一惊脸色骤变。

“哪……哪一个总理行……行辕？”闹海蛟连嗓门都变了。

“还有几个总理呀？钱老兄。”四海功曹淡淡一笑，“还有几个人敢在南京设行辕？你应该知道呀！”

“你……你是说，他们是盐政总理鄢钦差……”

“说对了，有奖！”四海功曹调侃味十足。

目下权势红透半天的盐政钦差，是副都御史鄢懋卿。天下六大盐场，他一个人兼管了四个：两淮、两浙、长芦、山东。

辖区从京师山东、南抵福建，西至河南，真的跨越大半壁江山，红透半边天，决非过甚其词。

这位名列四大奸恶的狗官，巡视辖境带了妻妾同行，乘的大轿叫“云凤大轿”，由十二名美女抬着走。每到一处州县，地方官送礼就得花大笔的金钱买珍宝。

管盐政的钦差，本来管不到地方官，但他是御史，而且是钦差，就能管各处的地方官了。

他养了许多查缉私盐的人，按获给酬。

这是说，每个人缉获多少人犯与私盐，按比例给酬。结果，这些人就拼命抓，也同时吞没，然后私贩，比真正的私盐贩子更猖獗，十分可恶。

这些缉私的人，单位称巡缉营，人称力士，或者干脆叫打手，最下级的人称巡丁。

他自己的保镖，随行的将近二百名，全是身怀奇技异能的高手凶枭，先后多少次受到大群忠义之士行刺，动不了他一根汗毛。

他有权立即将地方官撤职查办，立即处决人犯。浙江淳安知县海瑞、慈溪知县霍与瑕，就是忤了这名狗钦差，被撤职查办从大堂揪下来的。巡缉营的人，有权搜查任何船只、房舍、仓库、甚至官绅大房的宅院私室。

在江上搜查船只职责范围内的事。闹海蛟当然知道巡缉营是怎么一回事，当然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可怕。今天，他把这些人误看成水贼，犯了最可怕的错误。

要命的是，吴姑娘一剑杀死了一个人！

杀水贼当然理直气壮，杀一个普通人，也不会有后患，杀了

巡缉营的人，麻烦大了，虽则走狗人人皆曰可杀。但那将是天大的祸事，无可挽救的大灾难。

“你千万不要打灭口的烂主意！”四海功曹似乎在提警告，“你们虽然有十二个人，也许全是些无敌高手，不难把剩下的九个人杀掉，但也可能有一个^人能跳水逃走。”

闹海蛟的确是动了灭口的念头，而且打算展开行动。

可是，四海功曹柏宏达，是侠义道朋友中，名震江湖的高手名宿，他当然不允许任意屠杀公人的事发生。

巡缉营的力士，名义上是公人。但本质上只是鄙钦差所豢养的鹰犬，并非真正的公人。

“而且……”另一个青衫客向江上一指：“看！那艘单桅快船，是策应的船只，他们正在监视这里的动静。你们即使能一举杀光这九人，能逃得掉吗？能杀得光那艘策应船上的人吗？”

闹海蛟脸色泛灰，直流冷汗。

断魂刀客抱起已经断气的沈豪，仰天发出一声长啸。

两里外江面上的策应船，也以长啸声应和。

“咱们走！”断魂刀客向同伴厉叫：“山长水远，后会有期。你们，将会为了今天的事，付出千百倍惨烈的代价。我们的人不能白死！”

九个人向江下移动，向所乘的船走去。

“杨兄请等一等！”闹海蛟跟在后面，只急得冷汗彻体，“这是一场误会，请……”

断魂刀客不理睬，脚下一紧，九个人飞跃登船，船上的六名船夫立即将船推入水。

“杨兄……”

闹海蛟仍不死心，跟到江边大叫。

“你可以到总理行辕申诉。”断魂刀客厉声说：“你知道总理行辕在什么地方。开船！”

顺水顺流下放南京，策应船也降帆转舵。

十二个男女的脸色都不正常，吴姑娘更是粉脸泛青。

九华剑园地属池州府，是盐政总理管区。

九华剑园在江湖朋友心目中，是剑术宗师的山门圣地，声威远播。剑园的子弟，也是亦正亦邪令人害怕的人。

高手名宿或者是魔头凶梟，奈何不了剑园。但一旦由官府出动，剑园便注定了烟消火灭的厄运。

民心似铁，官法如炉；连绿林大盗的山寨，也禁不起官府进剿，一座位于城郊的庄院，怎禁得起官兵攻打？

四海功曹三个人，神色不安地向他们接近。

闹海蛟本来就是大江水上黑道之豪，曾经是私梟的头头，但并不走私盐，仅走私其他有价值的货物。

四海功曹却是侠义道的风云人物，与黑道人物是天生的对头，虽则也与一些有风骨的黑道人士有往来。

“你就是九华剑园绝剑狂客的女儿？”四海功曹苦笑，“巡缉营的快船，将会很快到达池州，务必要赶快回去应变，还来得及。”

“柏前辈，晚辈并无下毒手杀人的念头……”

“问题不在是否杀人。”四海功曹向闹海蛟说：“你们不知道这是定下的圈套，铲除大江附近豪强的阴谋吗？”

“柏兄的意思……”闹海蛟悚然而惊。

“大江两岸的仁义大爷知道吧？”

“三眼功曹林柏森！”闹海蛟当然知道，他是领导大江两岸黑道好汉的大豪，“他的功曹绰号，与柏兄的功曹不一样，他只管江湖好汉的功过，而你老兄却是管……”

“不谈功过。老实说，谁也不配称功曹。”四海功曹感慨地说：“绰号是捧出来的，林柏森不敢管四大奸恶的事，所以与巡

缉营维持相安局面。他在尚义小筑也躲得十分秘密，连袁州严家的一帮一会也奈何不了他。而你们，却经常暗中帮助大江的好汉，成了巡缉营的眼中钉。他们一直就在暗中布局，制造铲除你们的借口。这次事故，本来就是事先安排好了的。”

“哎呀！”十二个人皆脸色大变。

“这一次他们如果失败了，下一次或者更下一次，早晚你们会中计上当的。我敢保证，他们已经向尚义小筑施力，不许三眼功曹的黑道群雄声援你们，要一举铲除九华剑园的潜在势力。赶快走吧！希望你们还来得及应变。”四海功曹叹了口气，“很抱歉，在下爱莫能助！”

三人沮丧地走了，闹海蛟立即登船启航。

逃走的人逃得快，打击也来得快。

计划早就订妥了的，打击犹如雷霆。

九华剑园并不在九华，而在池州附近。

率领巡缉营主力的人，来自南京总理盐政行辕，而且有南镇抚（南京的锦衣卫掌理刑案衙门）的将爷偕行。

池州府的官吏成了缩头乌龟，噤若寒蝉不敢出面干预。

一把火将剑园化为瓦砾场，并没发生拒捕情事，到底杀死了多少凶犯，官府从来没公布过。

江湖朋友知道的是：九华剑园的主人绝剑狂客吴世权一家老少，已在兵临剑园的前一夜失踪。

同一期间，池州对岸的白兔湖东岸，闹海蛟钱四海的好友，白兔湖孙家的主人孙星羽，也被巡缉营的人杀入，抄没了所有的财产。

孙星羽一家老少，也是大劫光临的前片刻失踪的。

孙家的宅院步了剑园的后尘，被一把火烧成白地。

任何一个江湖豪强，即使他名震天下，拥有惊世的潜势力，在江湖道上举足轻重，家大业大大雄霸一方，但一旦得罪了官方权势人士，下场是相当悲惨的。

暗潮激荡，谁也不甘心。

孙家大院的主人孙星羽，在江湖来头甚大，绰号叫飞天豹子。他一度曾是大江水陆黑道群豪的仁义大爷，具有相当庞大的潜势力，声望比好朋友闹海蛟，高出甚多，武功也高得多。

那天的双桅快船，就是这位孙大爷的自用船只。

人都躲在暗处活动，各自调兵遣将伺机报复。

巡缉营明里的活动更积极，暗中的活动加强了十倍，出了重赏收买眼线，发誓要找出那天行凶杀人的十二人凶手的下落。

其实这只是表面文章，骨子里的目标是剑园。

巡缉营的威望，不允许任何人挑战。十万火急的讯息传抵仍在浙江巡视的鄢总理行馆，执事人员立即派出十余名得力保镖，星夜赶赴南京行辕主持缉凶大局。

风雨欲来，紧急追缉令下达每一盐政分区。

行走大江的私盐贩子叫苦连天，因为巡缉营大举出动，几乎行走大江的大小船只，都受到巡江船的强行拦截检查，运私盐的船只已经几乎绝迹，生计无着。

黄荻湾，在东流县城北面十余里，地势幽僻被称为蔽地。江滨惟一的小渔村，居民仅四十余户，全村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屋，绝大多数房屋都是土墙茅顶的茅舍。

天将破晓，夜间打鱼的渔舟纷纷回航泊岸，滩岸的几座简陋码头，渔民正在忙碌。突然有五艘八桨蜈蚣收船，箭似的冲搁上滩岸。

渔夫们大惊失色，看到三四十个佩刀带剑的人冲向百步外的

村落，吓得乱成一团，却又不敢喊叫，一个个噤若寒蝉，不知如何是好。

当然不可能是水贼了。

水贼绝不会抢劫江滨的穷渔村，而且其中一些人穿得十分光鲜，一看便知是有身分的人，不像是相当穷的水贼。

四十余名凶神恶煞，包围了两家相邻的茅屋。

他们并不急于破门而入，完成了包围，便各占有利位置相候，等待天亮光临。

天亮之后，不可能有人摸黑脱逃了。

右首一家屋后猪栏，传出轻微响声，隐约有物体悄然移动。

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阴森森怪笑。

“天亮后可以从前门出去。”另一个刺耳的嗓音在夜空中震荡：“谁胆敢从这里扮鼠蛇溜走，我枭面人屠一定要掏出他的心肝来喂狗，不信可以试试。最好不要试，哼！”

“惟我天君在此恭候。”怪笑的人停止怪笑，嗓门阴森慑人：“恭候送死的人。人屠，你的剑刀太利了，刀起头落没得玩啦！有人出来，让给我消遣消遣好不好？”

把杀人当作消遣，想从这里逃走的人哪能不怕枭面人屠与惟我天君的绰号，也足以让一流高手丧胆，这两个家伙都是黑道大豪，是超拔的高手，以震慑武功一流的高手名宿。

天终于亮了，渔民全被赶回住宅，不许任何人在外走动，家家闭户犹如死村。

两家茅舍的柴门同时开启，出来了八个刀剑插在裤腰带上的

人。

屋前晒网场中，有五个屹立相候。

“鱼鹰丘萍，上前回话。”中间那位穿了一袭宝蓝长衫，佩了一把古色斑斕长剑的中年人，背着手发话，声如洪钟，“要死或